

趙金禾

中篇小說集

幸福 其實 很簡單

八個動人的故事，
傳遞出人性中最珍貴的善良，最撫慰心靈的感動。

趙金禾
著



釀小說10 PG0962



幸福其實很簡單

——趙金禾中篇小說集

作 者	趙金禾
主 編	蔡登山
責任編輯	廖妘甄
圖文排版	陳姿廷
封面設計	秦禎翊

出版策劃	釀出版
製作發行	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 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 http://www.showwe.com.tw
郵政劃撥	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展售門市	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網路訂購	秀威網路書店：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 國家網路書店：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
法律顧問	毛國樑 律師
總 經 銷	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：+886-2-2268-3489 傳真：+886-2-2269-6560 博訊書網：http://www.booknews.com.tw

出版日期	2013年5月 BOD一版
定 價	40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Copyright ©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目次

自序——寫在前面

／ 0 0 3

後灣二月

／ 0 0 6

美國笨蛋

／ 0 4 2

睜著眼睛是天黑

／ 0 7 9

幸福其實很簡單

／ 1 2 0

天晴天陰都是心

／ 1 6 8

給我一個吻

／ 2 0 9

那地方沒有狗

／ 2 4 3

誰家月亮

／ 2 8 6

趙金禾

中篇小說集

幸福 其實 很簡單

趙金禾
著

自序——寫在前面

我的作品已經擺在你面前，或者說你已經拿在手裡，你可以跳過這篇〈寫在前面〉的自序不讀。如果你出於好奇，讀讀也不會上當。

一本書出來了，有沒有序文，好像沒關係。讀者要讀的是書，才捨得掏錢。不過有序文寫得好的，讀者喜歡，也是受了誘惑才肯買書的。這就是說，序文有序文的好處。

我就是個喜歡先看序文，再決定買書的。序文是推介，是導讀，或是成書動因，或是成書經歷，對於要不要買這本書，是有價值的。錢鍾書有個著名的觀點，意思是，你讀我的書就得了，就像吃雞蛋，管母雞幹什麼。

他不主張要知道作品之外的東西。我歸結他的意思，是扯蛋，不扯雞。

在一次文學講座上，我說我對錢鍾書的那個觀點不以為然。蛋有雙黃蛋，有綠殼蛋，有白殼蛋，還有紅殼蛋。人們都說土雞蛋好吃，爭著要土雞蛋，我們為什麼不能研究一下什麼樣的母雞生什麼樣的蛋呢？

我把我這觀點叫扯雞又扯蛋。那次文學講座之後，文友們在網上開展了一場大論戰，那主題詞赫然標明「扯雞與扯蛋」，很是熱鬧了一陣。

我這本中篇小說集，都是在大陸主流文學期刊上發表過的，發表時間的跨度，將近二十年。二十年的光陰，要改變多少東西淘汰多少東西啊，所幸本書裡的八部中篇還立得起來，站得住腳，也是秀威不棄的眼光。

我曾想讓熟識我的名家朋友給我寫個序，扯扯我這隻雞，扯扯我生的這些蛋，我又退卻了。

我見過許多作者的作品，序言作者差不多都是文壇大腕，明顯是出於應付，朝好裡說，朝高處拔，讀過作品之後，只能讓人搖頭。

請名人寫序成了風氣呢。

我不想跟風，還是相信讀者吧：你們有自己的眼光，有自己的心智，有自己的審美，有自己的判斷。我敢說，你讀了我的作品，會有種感動，溫馨著你的心靈。

我不是走紅作家，書商不會盯著我，讀者不會捧著我，出版社不會求著我，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寫作者，就像農民用石頭砌牆，大石頭還得有小石頭塞呢。我做我的小小石頭，也是一處風景。

其實現在是個出書的時代。無論什麼樣的人，都能將厚厚的書呈在我面前「請趙老師指正」。一方面叫出書難，一方面是出書成災。唐以前，一個讀書人花一年的時間可以讀完全部經典。今人呢，窮其一生，還讀不完一年的出版物。

一個偶然的機會，認識了學者蔡登山先生，便有了這次在寶島台灣出書的緣份。說了半天，最終我贊同錢鍾書，是在我自己有了某種經歷之後。其實呢，這個世界上有我的一本書不多，沒有我的一本書不少，就像沒有我地球照樣轉一樣。只因為有我，這個世界是不是不一樣呢？一笑。

我的作品已經擺在你面前，或者說你已經拿在手裡，你沒有跳過這〈寫在前面〉，你讀到這裡了，你會說，趙金禾這傢伙變得聰明了，不只不扯雞，也不扯蛋，只說了幾句貼心的話。

呵呵，我感覺到我的悖論，我似乎在扯雞了，趕緊打住。

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日於武漢武昌柴林東區

目次

自序——寫在前面

／ 0 0 3

後灣二月

／ 0 0 6

美國笨蛋

／ 0 4 2

睜著眼睛是天黑

／ 0 7 9

幸福其實很簡單

／ 1 2 0

天晴天陰都是心

／ 1 6 8

給我一個吻

／ 2 0 9

那地方沒有狗

／ 2 4 3

誰家月亮

／ 2 8 6

後灣二月

黑皮和潤月的日子定在五月初八。正月裡下了一場雪。黑皮踏著雪去後灣。幾匹黃狗衝到他面前，汪汪直叫，他沒防備，跌了個仰馬四叉。後灣那個門樓裡，有清清脆脆的笑聲傳出。黑皮說：「你喚狗們嚇我呀。」潤月說：「那裡呢。」黑皮說：「我起不來了。」潤月說：「裝。」黑皮說：「還不快拉我一把。」潤月伸手拉他。他齜牙咧嘴地站起來，挪步有些吃力。潤月的妹細月也從門樓裡出來了，喊著：「姐，哥摔傷了？」潤月說：「你快過來。」姐妹倆架著黑皮，一步一步地試著走。細月說：「誰叫哥這麼長時間不來的，連狗都認生了。」進了門樓，有一盆炭火在堂屋裡，姊妹倆扶黑皮坐下，黑皮揉著腿說：「伯母，還沒起來？」伯母在臥室裡回答：「人老了，不中。一下雪就不敢下床。」細月說：「寒婆婆過江，凍得直汪。」伯母說：「笑你老娘，日後你不老的。」潤月望著黑皮，說：「彩電買了嗎？」黑皮說：「我就是來跟你說這個事的，一定要彩電呀？」潤月垂下眼皮說：「要。」黑皮說：「一年半載的也通不了電，白白攔著。」潤月說：「攔著總是個東西。」

炭拿來了。細月用火鉗夾著炭，又架到火盆裡，燒得噼噼響，炸著火星了。細月說她要出去一下，潤月問去哪兒，她說：「我去砍幾棵大白菜，白菜煮千張，哥最喜歡吃的。」黑皮說：「走路小心點。」細月說：「你操你們的心吧。」

一笑，提著籃子，拿了砍刀出門。雪停了。一群孩子打雪仗，飛來的雪團打在細月身上。細月拍拍衣服，罵了句「個鬼東西」，便問其中一個小孩：「你三爺回來了嗎？」小孩說：「三爺說不告訴你。」細月摸摸小孩的頭，說：「好，去玩吧，小心別掉到雪窩裡去了。」小孩點頭走了。細月還站在原地未動。

二月一過，黑皮作了些料秧下種的準備，就到後灣商量結婚的事宜。潤月家裡沒有男人，有些農活也是黑皮過來操持。潤月的母親說：「你就搬過來住吧，遲早要過來的。你一個人燒火料灶的，不方便。」黑皮就搬過來了，父母死得早，十幾歲就撐起一個門戶。灣裡人都喜歡他。捨不得他走。他說：「都是前後灣，只隔幾條田埂，又不遠。」灣裡人都幫他搬。不吃他的，只跟他開玩笑：「搬過去了就好預支了啦。」有的反駁說：「什麼預支不預支的。結不結婚是形式，只怕早就婚了吧。」黑皮由他們過嘴巴癮。

潤月在上房睡。黑皮在下房睡。中間隔著一堵不曾上頂的牆，堂屋那邊的上房是母親，下房是細月。夜的靜謐鋪天蓋地。路過後灣的火車的響聲，比前灣聽著威風，哐哐且且哐哐且且像跑到枕頭上來了。潤月在那邊翻身，床板的響動，黑皮感覺著新鮮，他要翻身的时候儘量輕些。他怕潤月知道他一直睡不著。黑皮早上起得早，出完豬欄糞、雞欄糞，天才亮。吃早飯的時候，母親數落潤月和細月：「有指望了不是？也不起早些幫個忙。」又對黑皮說：「莫太慣肆了他們，做事喊她們一起做。」在授予他領導權似的。他說：「我又不是做不來。」吃罷早飯，碗筷還沒收，隔壁拉板車的花八子過來，說：「吃了？」潤月說：「吃了。二叔吃了？」花八子說：「吃了。」細月邊收碗邊說：「二叔拉板車還可以吧？」花八子說：「談什麼可以不可以的，比種田活泛點。」潤月說：「二叔的田今年又荒著呀？」母親說：「荒著可惜。」花八子說：「我也是想著可惜。不瞞你說，我就是來找大侄子說這事的。」下巴朝黑皮一撮。黑皮受寵似地說：「找我？」

花八子說：「找你，我沒見外你。」黑皮說：「二叔說。」花八子說：「我一個光人，也只那兩畝田。大侄你曉得的，四十歲弄了個四川女的，過了一兩年，生了個兒子，拿了我大幾百塊錢的積蓄，跑了。」黑皮插了一句：「跑到那裡去了，曉不曉得？」花八子說：「曉得是曉得。」黑皮說：「去把她弄回來呀。」細月在洗碗，說：「說得輕巧。」花八子說：「算了，弄不回來的，要回自己會回。」潤月說：「不是說回四川探親嗎？」花八子說：「她走的時候沒找到錢。就來信說要回來，還要帶父母來看看，需要六百塊錢路費。我就寄去了。兩年了，她沒回。唉，不說這，提起葫蘆根也動的，叫人傷神。」接著說想把他的兩畝田交給黑皮種，什麼也不要，只要黑皮代他交兩畝田的任務。黑皮看見潤月給他遞眼色，又弄不清什麼意思，還是說了：「可以。」二叔一走，潤月就說：「你怎麼這蠢？」黑皮說：「怎麼蠢？」潤月說：「不要什麼？你就該死，你只有種田。」黑皮說：「我們不失什麼，只是力氣，力氣用了有來的。」潤月說：「不說別的，三家合著一頭牛，你要用人家也要用，田一多，扯得過來？」黑皮說：「也是個事。不過也只需兩畝田。」潤月說：「兩畝田！」母親說：「個死丫頭，說話就說話，不要一撐一撐的。」細月洗了碗，抹了鍋，出來說：「已經好幾個人跟我說過，要我們把他們的田種著，也都是百麼事不要，只頂任務。」潤月說：「這些人，他們寧可買糧食頂任務，讓田荒著長野草薺苗！」黑皮說：「都答應下來怎麼樣？我們單獨買牛！」潤月說：「你想死在田裡呀？要死你去死！我不跟你去死的！」

潤月愛這片土地，也知道種田的艱難。外面世界很精采，她嚮往。這個心思她沒跟任何人說過，黑皮怎麼會理解呢。

牛輪到潤月家裡來了。三家人，輪流飼養。一家人飼養十天。三月的陽光，驅逐了水冷草枯，提拔了一代的青草。讀過初中的細月，心中總有些詩意。她牽著牛繩。牛在田園埂上啃草。她看到冬泡田裡有魚。她撿起一塊土坷垃，朝水面一丟，鰱子魚朝前一標，還有喜頭魚翻了個花，又無事似的悠悠游動。細月一喜。她把牛繩朝牛角上挽，脫了鞋，赤腳踏進水田裡。一股有些過份的清涼從腳板心滲透到全身。她躍起手腳，靠近喜頭魚。喜頭魚度過了許許多多的安全日，沒了警覺。她勾腰一伸手，十個指頭便捉住了。出水沉甸甸的。是鞋板喜頭，有半斤重。她的眼光還在水裡搜索。又有新發現。她折了一個灌木枝子，從魚腮穿過去，像插旗子一樣把魚插在田埂上。她一連抓了三條鞋板喜頭，就在進軍第四條時，腳掌子沒站穩，倒在水田裡了。衣服都打濕了，一連打了幾個噴嚏。回到家裡，母親一見到她就說：「你這是在放牛還是在放蹶？」她把一串魚一揚說：「你看。」母親說：「這是在哪兒弄的？」細月說：「沖裡的水田唄。」母親說：「為幾個魚，弄得像泥巴狗子。還不去換衣服。牛呢？」細月把魚朝地上一扔，說：「沖裡。」母親說：「也不怕它跑了。」細月到房裡去脫衣服，母親遞熱水瓶給她，說：「你洗。我去看看。」

母親繞過大塘，在塘埂子上朝沖裡望，不見了牛，只有幾個半糙子伢在那片水田裡號來號去。不一會兒，細月來了，在母親身後問：「媽，牛呢？」母親說：「你還問我！牛跑了！」細月說：「能跑到哪裡去，急什麼。」母親說：「不急不急！灣裡又不是沒有丟過牛的，強盜白撮子又沒有死絕。他們牽去殺肉吃了肚子疼是不？」細月說：「你老回去，急得麼樣子又是我的罪過。」母親的手搭在前額，還在四下望。細月前後灣地找，沒找到。她問那些捉魚的伢們，伢們說，朝童子湖那邊跑了。細月立即順著大路朝童子湖那邊攆。她跑一陣，累了，就停下來走幾步。氣平喘了些，又跑。還是沒見牛的影。身上汗濕了，敞開捫褂的

鈕扣，爾後脫了毛背心跑。她跑得要哭。眼淚在眼睛裡打轉。要是找不到牛，她就不回去了，死在外面。她見著人，就問人家看到牛跑過來沒有。到了湖灘子，見到好多自由自在的牛。湖灘子是放牛場，都是附近灣子的，都愛到這裡放牛。一長串牛，緩緩地朝湖灘走。人騎在牛背上，朝前一聳一聳的。早出晚歸。路離得遠，中飯不能回家吃。三四里，五六里，七八十里路來放牛的也有。這都是在閒月。忙月就只有在灣子前後牽著放了。牛隨時要上轆，有時連放的時間也沒有，只得成天地嚼乾稻草。最養牛的，還是在湖灘子裡去散放，把牛繩子往牛角上一挽，隨牛發瘋。閒月的牛，膘肥肉溫。忙月的牛，跟人一樣，累死累活，瘦得毛都長了，毛都稀了。

細月一眼就認出自己的黑水牯。黑水牯正搭在一頭黑母牛身上。母牛溫順得很，一動不動的。

「難怪我的牛煩躁的，原來是要會情人哩。」

細月朝後一望，是一具眉清目秀的年輕人。不覺有些臉紅。年輕人一笑。細月去牽牛繩。年輕人說：

「是你的牛？」

細月點點頭。

年輕人說：「謝謝你。」

細月說：「謝謝我？」

年輕人笑了，說：「噢，不，謝謝你的牛……」

細月說：「那你應該去對牛說。」

年輕人果真走到黑水牯身邊。拍著它的背笑說：「謝謝你的合作。」細月這才笑了，說：「對牛彈琴！」

秧下了，用尼龍薄膜一蓋，防寒保暖。要不了幾天，落泥的穀種就泛綠了。再有幾個大晴大曬的日子，秧苗就看著被提升起來了。也不過是十天半月的，就要栽頭穀秧了。

開始整栽秧田了。犁耙抄鋤，潤月細月都會。只是沒有那麼多套農具，牛也趕著三家共用，所以都由黑皮頂著。黑皮就吩咐潤月細月：「你們去切田埂，挖田角。」或是：「塋上的那個三斗丘要灌水。」姐妹倆聽他的，母親常常送壺水到田畝裡來。從陶壺裡倒出一碗涼茶，由潤月或是細月送到黑皮手裡。黑皮不聲不響地喝完。又趕著牛做活。

母親在家燒火料灶。黑皮潤月細月成天泥裡水裡。褲腳總是捲著忒高，赤腳大板的。腿腳上的泥巴，回家的時候，站在大塘的步踏上洗一洗。水很清亮，落日的餘輝在水裡蕩蕩漾漾。黑皮沒注意，一下把潤月擠倒到水裡。渾身已經濕淋淋，連頭髮都濕了。濕襯衣貼在身上，凸凸凹凹的地方都清清楚楚，她罵黑皮「個鬼東西」，跑回去換衣服。細月笑道：「你現在把我姐推到塘裡，日後是不是要推到河裡？」點著煤油燈吃罷晚飯。都洗了澡，潤月說累了，早早上床。睡也沒睡著，她叫細月倒點開水來喝。細月說：「沒感冒吧？」潤月說：「看你說的，我有那嬌嫩。」黑皮也進房去問：「沒病吧？」潤月說：「存心咒我啊。累了，就這樣躺著，蠻舒服的。」細月坐在床沿上，黑皮坐在凳子上，三個人就說著話。他們扯到單獨買牛的事。黑皮突然說：「我們把結婚的事免了，怎麼樣？」細月叫起來：「什麼，你說什麼？」黑皮說：「我是說我們結婚的時候，不那麼張牙舞爪的。」細月說：「張牙舞爪？」黑皮說：「我是說，不搞得那麼吵鬧，少買些東西。有些該買的可以挪到以後再去買。」潤月說：「是不是說我不該買彩電？」黑皮說：「我是說

能省就省幾個，買牛。」潤月坐起來，說：「不行。我一生也只這一回。再說，我不想熱鬧我媽也是要熱鬧的。我媽守寡把我們守大……」她說得喉嚨哽住了。細月說：「算了算了，以後再說。」黑皮說：「把栽秧界過了再一門心思辦，好不好？」潤月掛著淚一笑，說：「問你自己。」

水田白汪汪一片。半夜起夜扯秧。栽秧頭。天還沒亮，秧頭就打在田裡。趁涼快，一早就可以栽了。潤月細月栽秧都是快手。膀張得開，腰勾得低，一衣秧十七八棵，寬寬的。分秧的左手像機器，幾個手指一掄，均勻得很。不栽補秧，不栽獨根秧。不栽冤秧。不栽稀拉秧。行行距距，又工又整。右手像雞子啄米，快伸快縮，水花都不濺。棵棵樹得挺直，轉起衣來快。黑皮栽得慢些。右手插在水裡咕啦咕啦響，響聲帶起水。響聲落下秧。有氣有勢。比不上潤月細月栽秧動作秀氣，他的本事是一衣到底不伸腰。栽完一個秧頭，順手又解一個秧頭，就要伸起身，借解秧頭舒展一下骨頭。黑皮總栽田上沿。田上沿有些刺枝子，也常有水蛇蟻魚蜈蚣蟲出沒。她們兩個都怕。以前栽秧的時候，她們總是邊栽邊朝田上沿複水，讓那些扭扭的傢伙們先溜走。姐妹倆常常來興，想把黑皮籠在田上沿。如果她們不伸腰，有時要籠個幾行。細月說：「籠裡的是什麼呀？」潤月說：「烏龜。」黑皮說：「烏龜不要緊，我就怕當王八。」說著哈哈大笑。潤月說：「好啊，你！」也笑。細月說：「看我搭救你。」她一路朝裡多栽幾棵，不一會黑皮就跟兩姐妹齊頭並進了。

一連栽了七天秧。多數時候是黑皮負責整田。不等著田栽。他才跟潤月細月一起下田栽秧。潤月細月的右手頭插翻了皮。有時候插在瓦片上，有時插在麥梗上，有時插在枯枝棒上了。傷了肉，用布把指頭包起來，還得下田。速度顯然慢多了。不說是痛，連包布也插進泥裡。細月忍痛說：「以前不是這樣的。今年變

鬼了。」潤月說：「多栽那麼多田，今年要把人栽死的。」她勾腰朝膀後一望，說：「媽呀，還有那麼一大片白。」細月說：「起坡歇歇吧，姐。」潤月說：「栽懶了是不是？」她還沒決定歇不歇，整完田的黑皮又來栽秧。他一下田，她倆的神也來了。黑皮對細月說：「你看你腿肚子上的那個螞蝗。」細月扭頭看，說：「這傢伙什麼時候搭上的，脹得這肥。」她把螞蝗捉下來，走到田埂上，用一根細樹枝朝螞蝗的屁眼一穿，血一標，把螞蝗的內面翻成外面。潤月說：「你真捨得勞神。」細月說：「它吸我的血，我要它的命。」黑皮說：「螞蝗怎麼只咬你不咬我？」細月說：「你是臭肉。」黑皮說：「那你就是香肉啦！」正說著一隻螞蝗朝黑皮游去。他說：「你看。」螞蝗在黑皮腿旁弋了一圈，沒興趣似的，便朝潤月遊去，沒經過任何試探，就咬上了，細月笑起來：「姐的肉也是香的，也是香的。」潤月把螞蝗撈下來，丟到田埂上，笑說：「個笞貨似的。」

一列火車從旁經過。田畝裡的栽秧的人直起來望。火車像個大蜈蚣蟲，衝過來了，又衝過去了，車身上的牌子一晃而過，但許多眼尖的都看清楚了：「北京—廣州。」車窗都是敞開的，看得見一些人的上半身，他們也在瞄鄉下人。瞄鄉下田裡栽秧的人。在鐵路旁邊的斜坡上，有些玩耍的孩子。他們朝車廂扔石頭。扔中沒扔中的，都叫他們很開心地又跳又問。黑皮吼他們：「那是扔得的？」孩子起先一愣，接著一哄而散。散遠了，又叫：「又沒扔你，要你管。」潤月說：「莫說小孩扔，連大人也有時扔哩。」黑皮說：「那是吃屨的大人。」潤月說：「看著坐在火車裡的人就有氣。」黑皮說：「騷氣。」潤月說：「我們灣裡除了那些跑生意的，哪個出過遠門的？」黑皮說：「你呢，你出過嗎？」潤月說：「你不曉得？」黑皮說：「我們什麼時候出一出。」潤月說：「說哩。哪有閒工夫？火車打門口過，我也沒有坐過火車的。」黑皮說：「細月

坐過嗎？」細月說：「鬼坐過。」其實黑皮也沒有，他說他想去廣州玩玩。細月說她能到漢口去玩玩就不錯了。潤月說：「我只想到縣城去玩玩呢。」

外面跑生意的人，大都回來了，幫家裡人搶栽一下，或請人栽。芒種打鼓夜插秧，要趕就趕個早。有收無收也隨它去。口糧總保得住的。政府強調今年不准荒田。都怕政府說。也算是個招數。花八子二叔回來了。他說細月潤月黑皮替他種了田，到底是自己人好說話些。他買了一床好毛毯送給潤月黑皮。潤月感到這個情送得太大，不接。花八子二叔說：「說直點，我現在有兩個活錢。要是沒有我送十塊二十塊，還不是我的個心？」又對細月：「唯願二叔發了，到你結婚時，二叔送你個金戒指。」細月說：「那我還栽不栽秧啊？」二叔說：「栽秧的時候就取下，不栽秧的時候就戴上。」細月說：「也不嫌麻煩。」黑皮說：「把你嫁到城裡去就不麻煩了。」細月說：「那好，這事就交給哥哥了。」幾個人都笑。二叔說：「有合適的，二叔給你留個心怎麼樣？說真的。」細月不笑了，說：「我也說真的，我是這個種田的命。我要和媽和姐在一起，嫁個跟哥一樣願意到家裡來的人。哦，聽說二叔要在鎮上安家了是不是？」二叔笑道：「聽誰說的？」細月說：「不管誰說的，反正我曉得。到時候我們也要吃二叔的喜糖的。」二叔哈哈大笑。母親插話說：「沒得上下，跟二叔這樣說話。」花八子二叔說：「沒什麼。到時候，我回來請。」細月說：「拖著板車回來請啊？」花八子二叔說：「拖拉機。」細月說：「小汽車。」花八子二叔笑說：「好，小汽車。」

二叔走了之後，黑皮說：「我想旅行結婚。」潤月不作聲。黑皮說：「我們也確實該趁機會出去玩玩。一年到頭把人捆在田裡。」潤月仍是沒作聲。黑皮說：「城裡人都興。」潤月說：「那是城裡人。」細月說：「人與人不同。」黑皮說：「鄉里人不是人？」細月說：「旅行結婚好。」黑皮說：「好，二比一。」